



冯其庸先生为本刊主编任钦功题词

对话红学大家

——冯其庸

■ 本报记者 任钦功

导语:冯其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家,他在《红楼梦》研究方面的造诣和成就早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熟悉。与此同时他还是位兼集诗、书、画于一身的文人艺术家。他有着文人对学术研究的严谨与苛求,有着对艺术的不懈努力,有着对事物探寻真理的执着追求。

对于接到采访如此大家的任务,我的心情是紧张与激动。冯老的学识和修养作为晚辈的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。所幸一直联系我们的冯老夫人夏老师也是位和蔼可亲,宽以待人的谦和学者。经过简短的沟通,我们和冯老约定在位于通州的寓所接受《中国贸易报·艺术投资》周刊的访问。

如约来到冯老位于通州的家——一座简单素朴的二层小楼。轻叩门环,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夏老师。踏入小院,一阵古朴清新之风迎面袭来,跃入眼帘的是江南园林中常见的太湖石,石后紫藤垂蔓,凉荫伸展,稀疏几株罕见的古梅之间点缀着娇艳的牡丹,似一幅天然美景的国画写生。移步书房,角落堆的秦砖、汉瓦、石雕、铜像等,架子上尽是古书。我们的采访就是在这里进行的。

记者:冯老,您好!作为红学大儒,首先重要的一点是要具备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,在那个特殊年代,您是怎样与之结缘,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?

冯老: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情结,一辈子都在作学术研究,也是遂了我读书时的心愿。我儿时赶上抗战,读小学五年级时就辍学在家做劳力,种田、做苦力。但我喜欢读书,中学时就发表过文章诗词,遗憾的是未能读到毕业。1946年春读无锡国专,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前期,偶然的会使我接触了一些延安的小说,比如《李有才板话》等,正是在这种延安精神的鼓舞下,我参加了当时地下党的外围组织,但我主要还是在学校

读书。后来由于无锡国民党城防指挥部要大搜捕,我也在黑名单里,组织通知我赶紧转移,我就离开无锡去了上海,在上海的无锡国专继续完成我的学业。那时无锡国专上海分校也有地下党,但当时都是单线联系,所以我没有进入上海的组织。那时无锡、上海的学校里有不少学术名家,如王遽常、董书业、钱仲联、朱东润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,还有钱穆先生他曾来作过讲演,后来去了台湾。在那里我才真正得以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,受到许多良师的熏陶、启发,领我走上了学习研究传统文化的道路。

记者:冯老不仅在人生际遇上从容达观,在艺术创作上更是气量宏阔。先生曾在自己的画作上题道:“老夫不是丹青手,为有胸中逸气生。”以画为寄,以书画的方式抒发胸臆,表露出文人画家对书画创作的一个本质态度。

您似乎同当下的很多名人艺术家不一样,很少出席一些商业活动,也不见您的书画作品参加拍卖等炒作,您是如何看待您的艺术创作的?

冯老:我是做学问的,不是卖字画的。写字画画一直只是我的爱好,幼年临习《芥子园画谱》,后在无锡有幸得遇著名山水画家诸健秋先生,我与这位老先生可谓有缘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诸老先生从我朋友处看到我画的扇面后对我说:“你跟我学了三年还不如他画的这几笔!”这位学生因此便把我介绍给诸老先生,诸老先生了解到我家境困难,负担不起学习画画开支的境况后,当即说道:“如果你喜欢画画到我家来看我画,不必拜我为师,因为拜师要花很多钱,要办酒。”就这样,我一有空就到他家看他画画,他作画时是不说话的,到休息时就给我讲,他在书房里挂了许多字画让我欣赏。他说过:“看就是学。看了你就明白了,用不着手把手一遍一遍地教。”

至此,我才知道,山水画是怎么画的,要从哪里下手,当时读中学没有时间练习,但对画画的技法已了解了一些。由于没有钱交学费,只读了一年高中,就回家种地了,但我从未间断过这种看似随意的创作,后来进入到无锡国专学习亦是如此。后又有幸得到刘海粟、朱屺瞻、唐云、谢稚柳、周怀民、许麟庐等知名画家的指导,才慢慢地自己开始画画。

我在无锡女中任职4年后,1954年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任教。到了北京以后,我画画的时间多了一些,接触的书画界名家也多了,刘海粟先生来北京的时候经常到我画室看我的画,还有朱屺瞻、唐云、谢稚柳等名家。当然,我并没因为绘画而耽搁我的学术研究。

记者:冯先生的足迹遍及名山大川,在直接登山临水中领会名山大川的真性情。自20

世纪80年代开始十次去西域考察,多次沿走玄奘法师求法之路,三上帕米尔高原,两登喀拉昆仑之巔,寻瓦罕古道,进楼兰,探罗布泊,正所谓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如冯老这般读书破万卷,行路临绝域实属少见。您为什么在古稀之年还要坚持深入到那些凶险的地方亲自考证研究?

冯老:1998年8月,76岁的我第七次上帕米尔高原,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,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,此古道为玄奘回国以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,这一发现,轰动了当时的中外学术界。2005年8月15日,我第三次上帕米尔高原,在明铁盖山口为玄奘立东归碑记,同年9月26日,我从米兰进入罗布泊,楼兰,到龙城、白龙堆,我还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,积数年之力绕塔里木盆地一周。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,我们中国历史悠久,地域广阔,到了罗布泊才感到自己的渺小。

记者:您去过这么多地方,哪里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?

冯老:印象深刻的哪止一处,明铁盖、罗布泊、楼兰、龙城、白龙堆是永远难忘的。这里且说说我的祁连山之行。我一见到祁连山的景色就特别喜欢。山顶悬崖上两座保存十分完整的古庙,像北魏时期的,对面是一片红叶,漂亮极了,悬崖底下包括我站的地方一大片白桦树,白的树干,黄的叶子,点缀着许多红叶……哎呀!这就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啊,回来后我凭着记忆画了两幅画。

新疆的地貌太奇特了,难以想象!这个山是红色的,大红!有人问:“山怎么是红的?”我说:“你们不去看你就不知道!这不是我想出来的,因为那里的山本来就是那么红,不仅有红的,还有黄的,还有灰白色的。在库车有一处山,老百姓称它为‘五色山’,就是五种颜色的大山,不是一部分红,不是那样,几座绵延千米的大山相连,一座全是红的,另一座全是黄色的,远处还有一座大山是白色的,去那里,要是碰到晴天,漂亮得不得了哟!”这就是艺术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、来源于自然。

记者:在您现在创作的这些重彩作品中,出现的钩、皴、点、染几乎完全找不到与古人相对应的,您是如何寻找到这种绘画语言的?

冯老:当然我画的色彩比实物要强烈一些,但碰上晴天,在阳光直射之下,色彩强烈极了,跟画上的颜色没有多大差异;如果在阴天,那颜色要昏暗一点,但都是红颜色,这些奇景都是历经了上千万年由风蚀而成。这种原始地貌能够保留至今实在太珍贵了,我庆幸当时留下了许多图片资料,但现在恐怕已经又有变化了。所以说,我的绘画语言也是大自然的言,只不过我用我的画笔进行了再表现。

记者:现今很多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无论

从表现形式还是精神内容都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,其传达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似乎太少了。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

冯老:现今,国内一些美院将重点放在西洋画教学上,忽视了中国传统绘画,这是非常不对的,本末倒置了。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也曾吸纳了许多的外来文化,但始终是以我为主。中国人学油画是非常有必要的,但不要抛掉了自己,而用外国的替代中国的。中国画比西方油画历史早得多,我国历史上有大批画家、名作,西方人认作珍宝,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再借鉴国外好的东西。一位英国的知名导演看到我的画就奇怪地说:“中国画也有这么强烈的颜色吗?”我告诉他我是用中国绘画的传统色彩所表现的,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绘画。

我觉得创新重要,但首先要继承,没有继承哪里来创新?新的思想当然要新的表现手法,但这新表现手法是建立在传统表现手法基础上的。我们的山水画从古到今,一直在变,山水画的各种画法都要临摹,作为学习,要体会其中的精髓,就是通过学习他的用笔方法、构图方法,怎样表现山的特殊形态的,再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。

现代人存在一个误区,认为学习传统会死于传统。其实,学传统是打基础,理解古人,更重要的是要下苦功,要跑很多地方,看真山真水,如此累积沉淀才能使传统与现实融化,才能走得更远更高。国画是民族形式,自然具有民族味道、民族风格。中华传统文化是历代智慧与经验的延续,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,画家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画中国画一定要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,在此基础上传递现代的思想,那么自然而然会有新的意境出来,不学传统,你就没有基础,没有根,中国画的根既在于传统,也在于现实。

记者:您认为在画画、治学中最重要的是什么?

冯老:那年我们一行人来到钟南山,爬到山腰时,同行的人已经走不动了,我就一个人朝着山顶方向继续前进。钟南山山势俊美,景色秀丽,越往高处景色越奇特。当时正值冬季,阳光覆盖在雪后的山顶上,远望秦岭,碧蓝碧蓝的像蓝宝石,闪闪发光,真是美不胜收!可惜,同行的人没能看到这样的美景。其实,做人做事,作画治学,和爬山是一个道理,贵在坚持!

采访后记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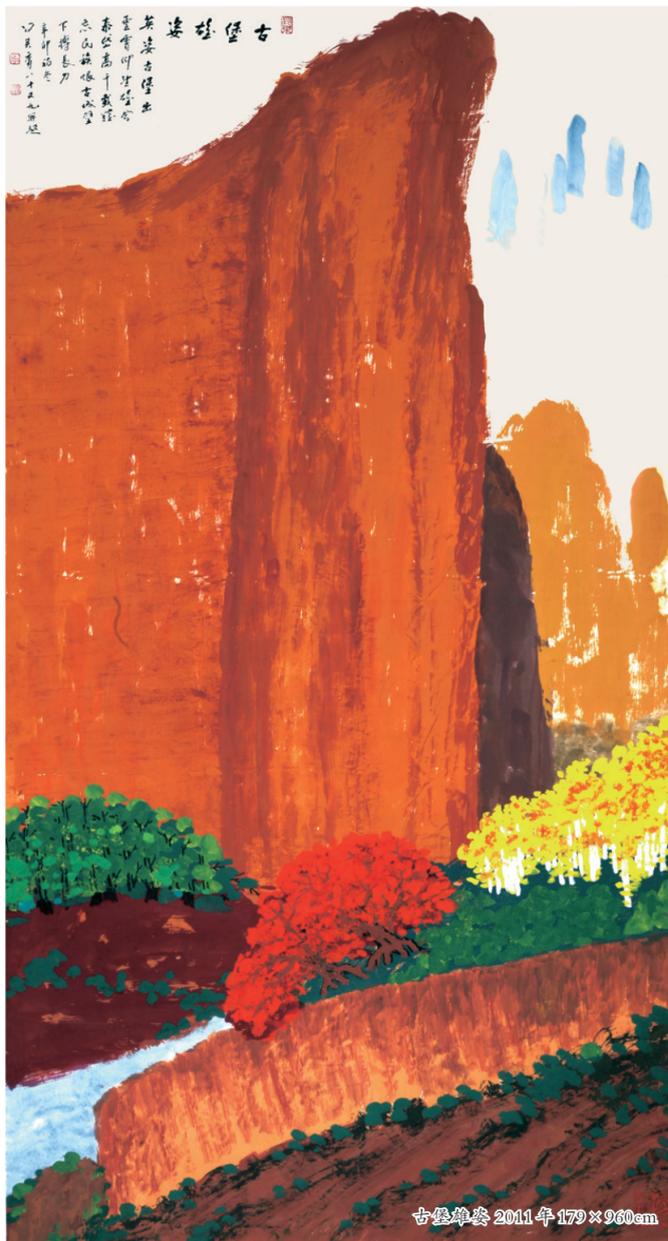
冯其庸先生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少年,成为如今的红学大家、艺术绘画大家,时至今日仍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学问,探寻艺术的真谛,游历名山,感受造化之奇,探寻古人,弥补今之不足。感动于他对人生永无止境的追求,所以,在他的笔下才会有如此雄伟壮丽的诗文书画!感动于他的人格魅力,相信留给我们后来者以深刻的启迪!



嵩阳古柏 2012年 580×215cm



太行秋色 2011年 179×96cm



古堡雄姿 2011年 179×96cm



取经之路 2011年 247×106cm